

# 撒旦日记

ДНЕВНИК

САТАНЫ

俄罗斯文学经典



*Leonid Andreyev*

[俄] 列·尼·安德列耶夫 著  
何 桥 译

] 512.4  
272-C1



*Левин Леопольд*



# 撒旦日记

ДНЕВНИК САТАНЫ

[俄] 列·尼·安德列耶夫 著  
何 桥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撒旦日记 / (俄) 安德列耶夫著; 何桥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9

ISBN 7-80225-079-X

I. 撒... II. ①安... ②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2746 号

---



大端文库·止庵主持

## 撒旦日记

[俄] 列·尼·安德列耶夫著; 何桥译

---

责任编辑: 罗 晨

封面设计: 孙 昊

责任印制: 韦 舰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 顾 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 980 1/16

印 张: 33.25

版 次: 2006年9月第一版 200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5-079-X

定 价: 43.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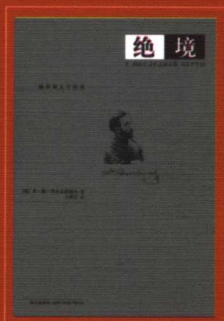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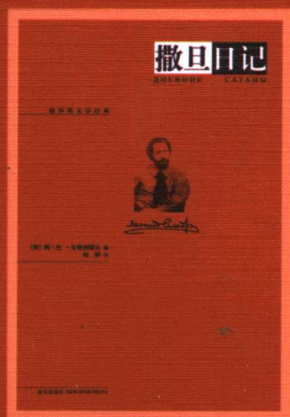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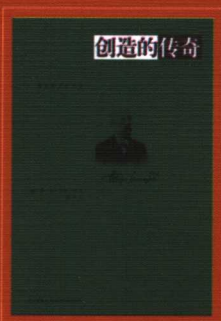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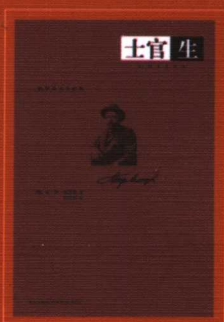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索洛古勃、库普林、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跋绥夫都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大家；或深邃，或纯粹，或黑暗，或激越；置之世界文坛，要皆独具一格。《创造的传奇》、《士官生》、《撒旦日记》和《绝境》分别是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均系首次译为中文出版。

以人生体验、情感体验、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和所具有的分量而论，俄罗斯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被誉为世界文学的青藏高原。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书就好比其中几座处女峰。





文库主持：止庵  
责任编辑：罗晨  
责任印制：韦舰  
封面设计：孙昊

## 墙与深渊之间

### ——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生平创作

……我，追逐幻影、反抗生活而又无法平静……

——列·安德列耶夫

—

1919年11月12日，芬兰，内沃尔村，48岁的俄国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去世了。几年前对这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关注的咫尺之遥的俄罗斯对他的最后一步却置若罔闻。1918年因芬兰独立树立起的边界好像无法穿透似的，媒体很长时间仍在为这个噩耗的虚实而摇摆不定。

尽管如此，在马·高尔基的斡旋下，仍然组织了两次公开的告别仪式<sup>①</sup>。这个大艺术家的故去让高尔基感触颇深，多年的友谊和敌意曾维持他们的私人关系。我们因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纪念文集》一书也必须感激他，这本书中收录了高尔基本人、丘科夫斯基、勃洛克、别雷、丘尔科夫、扎伊采夫、捷杰列绍夫和扎米亚京的回忆文章。如今，这份文学资料一如作家的儿子丹尼尔和B. E. 别克列米舍娃1930年共同出版的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回忆录《安魂曲》，已然成了珍本。安德列耶夫的文学遗产命运多舛。不能说安德列耶夫在革命后很快就变成“被禁”作家，何况在“历史大转变”前也不存在这样的作家。但在一个艰难接受全新革命秩序的国家，在一个事无巨细地起初以生存随后以社会主义革新

---

<sup>①</sup> 安德列耶夫的第一次纪念晚会于1919年11月15日在圣彼得堡捷尼舍夫中学校舍举办；高尔基进行悼念安德列耶夫演讲的第二次晚会于1920年2月18日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举行。



为动向的国家，“时空之外”的创作，作家自主的“在政治意义上没有任何价值的”<sup>①</sup>创作，似乎已经全然没有了存身之处。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在一些地方依然再版，话剧也依然上演（甚至还出现了安德列耶夫未完成的遗作《撒旦日记》的改编剧本），但“灵魂大师”的昔日荣光似乎已成为虚幻的传说。1930年出版了列·安德列耶夫最后一本小说集，而随后便是绵延无尽的沉寂。

在俄国的敌对阵营——即在流亡圈子中，遗忘的过程也同样迅速。在国外度过一生的瓦季姆·列昂尼德维奇·安德列耶夫回忆道：“……在父亲刚刚去世之后，他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杰作在侨民出版界就已得不到一个、一个真正的答复。总之，侨民界不喜欢安德列耶夫。”“如果偶尔提到他，”瓦·安德列耶夫补充道，“那也永远充满嘲讽或高度的蔑视，在梅列日科夫—吉皮乌斯的言辞里一定会把安德列耶夫描画成一个痛苦的酒鬼。”<sup>②</sup>

1956年，像所有革命前的著作一样，伴随《小说集》的问世，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作品在我国得以再次“发现”。

## 二

1871年8月9日，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出生在奥廖尔城的普什卡尔第二街。他的父亲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母亲阿娜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当时刚刚摆脱贫困：土地测量员安德列耶夫在银行谋到一个职位，拥有了住房，并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表人才：“被打破脑袋的炮手们”折服于他非凡的体魄，尊敬他即便在醉酒胡闹和定期打架时也会表现出来的正义感。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日后把自己性格上的强硬（也包括贪杯）解释为父亲的遗传，同时把自己创作上的天赋完全归到母亲一方。尽管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俄罗斯化的波兰贵族家庭，本姓为巴茨科夫斯卡娅的阿娜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却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女人。她根本的特出之处在于对孩子们，特别是对长子列努沙无私的爱；而

① 《高尔基和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未发表的通信》，《文学遗产》，第72卷，莫斯科，第518页。

② 瓦季姆·安德列耶夫：《童年》，莫斯科，1963年，第124页。



且，她还对幻想饱含热情：没人能在她的故事中分清现实与虚构。

还在读中学，安德列耶夫便展现出语言上的天赋：他从朋友那里抄下一些小题目，变换着笔法给他们写作文。语言上的天赋随后便体现在文学尝试上，他在仔细鉴赏著名作家创作的同时，努力模仿契诃夫、迦尔洵和托尔斯泰。但在中学时期安德列耶夫幻想的并不是文学，他认真从事的只有绘画。可在奥廖尔没有任何学习绘画的机会，日后的大作家曾不止一次地为自己未能得到开掘的画家天赋，那种不时让他丢开创作拿起画笔或铅笔的天赋而感到悲伤。

除了绘画，除了奥廖尔的自然风光和街头争斗，中学生安德列耶夫的生命中充满书籍。在城郊街道上所目睹到的尚未构思出的小说中人物——巴尔加莫特和卡拉奇卡、萨宗卡和先尼斯塔（《小礼物》）、萨什卡（《小天使》）以及其他一些人——便已经和狄更斯、儒勒·凡尔纳和梅因·里德的人物在未来作家的意识里生活在一起。

安德列耶夫把“同书籍发生自觉关系的时刻”归为这个时期：“我第一次读完皮萨列夫，并在随后迷恋上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醉心于加特曼和叔本华，同时对摩莱萧特的大半本《尼采学说》烂熟于心。”<sup>①</sup>

必须承认，正是严肃的阅读让安德列耶夫对写作产生了兴趣，而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若干年间都是他最钟爱的书籍之一，对他的创作也有颇深影响。17岁时，安德列耶夫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言语，且通过B. B. 布鲁夏宁的转述而广为人知。未来的小说家向自己许诺，“要用自己的写作摧毁道德和既定的人类关系，打碎爱和宗教，并以毁灭一切来结束自己的生命。”<sup>②</sup>令人惊奇的是，在尚未写出一行字的时候，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似乎就已把自己视为《深渊》和《雾霭中》的恶名远扬的作者，就已预见到瓦西里·费维伊斯基与萨瓦的抗争……

中学高年级时，安德列耶夫开始无数次地痴迷爱情。顺便说一句，“痴迷”这个词并非意指他从年轻直至临终之日都在体验、都

① 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自传材料》，《二十世纪俄国文学，1890—1910》，第二卷第六册，莫斯科，1915年，第243页。

② B. B. 布鲁夏宁，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生活和创作》，莫斯科，1912年，第55页。





被操控的那种狂暴力量。一如对死亡的感受，他对爱的感觉敏锐、纤细、近乎病态。三次自杀，疯狂酗酒的阴郁宿醉——便是由纠缠不休的爱情造成的无法抑制的紧张痛苦所付出的代价。“就像话语对一些人必不可少，就像劳作或斗争对一些人必不可少，对我来说，爱情不可或缺，”列·安德列耶夫在日记中写道，“爱情如同空气，如同饮食，如同梦境，是我人生的必要条件。”<sup>①</sup>

1891年，安德列耶夫中学毕业，进入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严重的精神创伤（心爱女人的背叛）迫使他中断了学业。直到1893年，他才渐渐复原——但已经转到了莫斯科大学。这段时期，他依照规定，保证“不参加类似同乡会一类的任何组织，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未得到直接领导的批准也不参与法律许可的团体”<sup>②</sup>。另外，安德列耶夫也未曾表现出对政治活动的热情；而同奥廖尔同乡的关系却被他保持着：与其他一些前来参加全体秘密会议的“老家伙们”共处，嘲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变革家”。奥廖尔的“老家伙们”用以对抗政治自我教育的“宝贵消遣”在安德列耶夫本人的剧本《我们生命的时日》和《老大学生》中得到了惟妙惟肖的描绘——这些作品的人物和遭遇几乎都未经作者虚构。哲学方面的阅读尤其让安德列耶夫远离白天的仇恨。依据未来作家的兄弟，П. Н. 安德列耶夫证实，列昂尼德整夜在阅读尼采的作品中度过，后者在1900年的故去被他视为个人的灾难。安德列耶夫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故事》即是一个完美的融合：一方面是他对“尼采主义”世界观的独特感受，另一方面则是经常掩饰着最深绝望的“宝贵消遣”所带来的鲜活印象。

1894年夏天的暑期，在奥廖尔展开了安德列耶夫爱情悲剧中最沉痛最漫长的一次经历。“1894年7月22日，我生日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但交往非常短暂。他的爱人拒绝了安德列耶夫的求婚，于是他再一次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兄弟回忆说：“我是个小男孩，但当

① П. Н. 安德列耶夫：《关于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回忆》，《文学思想》，第三辑，列宁格勒，1925年，第171页。

② Н. Н. 法托夫：《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年轻时代》，莫斯科，1924年，第82页。



时仍能理解和感受到他内心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和多么深的忧伤。”<sup>①</sup> 夹杂着每天对从奥廖尔迁居到莫斯科的兄妹们的关心，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在这种忧伤中度过了最后两年的大学生活。

### 三

1897年5月，列·安德列耶夫出人意料地顺利通过了大学结业考试；尽管毕业论文只得了二等，名分也不是“副博士”而是“纯粹的大学生”，但这也足以让他的律师职业起步了。

提供给《俄罗斯言论报》评论部的零散材料是安德列耶夫“与印刷机的最初接触”<sup>②</sup>：“罗曼诺夫皇家法院在某日开庭……”<sup>③</sup>但他的文笔很快使用到了《莫斯科信使报》“法庭”栏目的纪实描写上，接受撰稿工作几天之后，安德列耶夫给编辑部带来了第一份法庭综述。“他文笔上佳，非常生动……没有任何关于审判过程的冗言赘语，单刀直入地以小说的形式开始对犯罪事实进行描述”<sup>④</sup>，《莫斯科信使报》的同事这样回忆。

从1897年11月6日起，安德列耶夫频繁地在两份莫斯科报纸上撰写作品：《通报》创刊号上也刊登了他的报道。除了匿名的法庭综述，安德列耶夫很快便开始发表署名为“詹姆斯·林奇”与“列·耶夫”的讽刺小品和小说。他在很快便“因经济缩减”<sup>⑤</sup>而停刊的《莫斯科信使报》上发表了圣诞节随笔《寒鸦所见》，并留下一篇名为《奥罗》的童话（这篇故事从未被刊出过）。

这个曾被O. 沃尔任宁“简短”复述的童话非常有趣：它与成熟后的安德列耶夫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加略人犹大》非常相似。它其实是后者的萌芽——虽然还略显“幼稚”的痕迹，但已然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品格并显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安德列耶夫让被耶稣所

① П. Н. 安德列耶夫：《关于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回忆》，《文学思想》，第三辑，列宁格勒，1925年，第172页。

② 安德列耶夫最早“认真的文学尝试”开始于1892年。

③ 参见A. 伊兹玛伊洛夫：《文学的奥林匹斯山》，莫斯科，1911年，第244页。

④ O. 沃尔任宁：《文学活动初期的П. Н. 安德列耶夫》，《文学信使》，1920年，第3期，第4页。

⑤ 同上，第5页。



驱逐的连外貌都酷似犹大（“阴郁、消瘦、丑陋无比”）的恶魔奥罗同神界对抗，而他也以列奥这个不舍弃自己遭到神谴和流放的同伴“美得非凡无比”的形象，勾勒出了耶稣一些圣洁的外貌特征。童话所蕴含的“尘世外”冲突的主题暧昧不明——但很显然的是，向往天空的他却是从某种“人性的，太过人性的”东西着手的……

“该死的”问题从最初便控制了安德列耶夫的艺术观念。对作家来说，这种观念却无法容纳于紧促狭小的尘界之内——尽管它在尘世边界以外酝酿暂时还未具备鲜明个性的若干形象时会失于抽象。奥罗太过概念化，也只能在“童话里”存活，但他却即将化为凯尔任采夫大夫（《思绪》）、萨瓦、犹大、安那太马……独特的“安德列耶夫”的未来主人公们所要求的艺术手法便从把握一些更加平常和传统的主题开始了。

《巴尔加莫特和加拉西卡》，这部安德列耶夫应《通信报》编辑部约稿为复活节专刊创作于1898年春天的小说，成为年轻陪审员获得文学声誉的第一步。高尔基发现了这篇小说，他对崭露头角的作家命运的介入举足轻重。1899年4月14日，他请安德列耶夫“立刻”寄一篇“好故事”给《大众月刊》的编辑和出版人B. C. 米洛留波夫，而在9月份，这本彼得堡畅销杂志上就刊出了《别墅里的别契卡》。而在稍早些，《下诺夫哥罗德小报》上便已发表了《纪念碑》；安德列耶夫同《生活》杂志也建立起联系——他的作品进入了最广泛最平民化的阅读圈。

1900年，安德列耶夫最后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庭，他不顾认真从事律师工作的成就<sup>①</sup>以及建议，作出了倾向于文学的抉择。同样是在高尔基的引荐下，安德列耶夫渐渐成为文学界著名的“星期三”聚会的一员，结识了蒲宁、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契里科夫、库普林以及其他一些聚在一处阅读和讨论最新作品的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上的交流，友好而又严厉的批评，还有温暖和理解——这一切对安德列耶夫都特别地不可或缺。

1901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成功接踵而至：仅从1901年11月到1902年12月，小说集便再版了四次；其间它

<sup>①</sup> 参见 П. Н. 安德列耶夫：《关于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回忆》，第193页。



给作者带来六千卢布的稿酬和极大的名声，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评论界崇高的赞誉。众多的评价中，H. K. 米哈伊洛夫斯基<sup>①</sup>的赞美文章尤为突出，对于读者们来说，他广泛的威望为作家的天赋和技能提供了担保。文学前程的基础也就此奠定了。

那么，安德列耶夫当时写了什么呢？表现他在奥廖尔、彼得堡和莫斯科生活的一些零星点滴，对俗套和无聊的日常琐碎绝对既没拔高也未贬低的一些人与事。在这一切下面，应该可以发现某种眼光独到的秘密，以及用特殊而“怪异”的话语所讲述的能让读者倾诉自己——即做出回应的惯常之物。

安德列耶夫几乎没杜撰任何情节——他只是善于把它们从身边的现实中抽离出来而已。消失的小天使，守候在自己窗边的绰号为苏斯里-梅斯里的小官吏，尼采的信徒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神父女儿神秘莫测的自杀（《沉默》），商人柯舍维洛夫和助祭斯别兰斯基（《往昔生活》）——所有这些全部“确有其事”。但被安德列耶夫所预见的“小人物”是否在诉说：“生活是种多么奇怪而恐怖的东西，其中充满了如此多的意外和神秘之处”呢？比如，在小说《窗口》中，守护自己可怜的心灵安宁、甚至逃避书籍的主人公未必就会想到尼采式的自我毁灭：“被践踏的人们发出一声叫骂，但没人想去倾听。让他们见鬼去吧！”可在安德列耶夫审视的眼光下所发生的恰恰是最庸常的人类头脑里那些“沉重而痛苦的工作”（《小天使》）。笼罩整个世界的关于不公正的痛苦意识甚至会钻进天真的灵魂（《小傻瓜阿廖沙》），让人联想起噩梦般的情景——“展现出一种渴望杀人的神秘而狂暴的力量”（《瓦利亚》）。

早期小说里还有一些作品，小品作者安德列耶夫、记者安德列耶夫在其中呈现为一位刚刚起步但非常自觉的“自然主义”的信徒以及果戈里《外套》传统和波米亚洛夫斯基《寄宿学校随笔》传统的承继者（《青春》、《纪念碑》）。作家日后将再次回归自己中学和大学的记忆（《我们生命的时日》、《老大学生》），并让崇拜“毫

---

<sup>①</sup> H. K. 米哈伊洛夫斯基：《谈谈一个草率的见解，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小说，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俄罗斯财富》，1901年，第11期，第58—74页。



不妥协的天才”的那些人觉得这是对真正“安德列耶夫风格”的背叛。但关键问题既不在这种叛离，也不在众所周知的“矛盾”，传统主义完全没有损害新一代的“思想巨擘”，它作为必不可少的一层奠基物融入了安德列耶夫的艺术观念。类似《我们生命的时日》的一些作品让他轻松应对（“工作犹如休息”）<sup>①</sup>，但作家却不怀疑它们的必然性和日常生活冲突中所具有的普遍人性化的道德内涵。此外，读者已经在他的第一本文集中发现了那些“生活梦魇”，那种尽管发生在鞋匠圈子但却不分樊篱地穿透每一颗心灵的“生活梦魇”。对小人物命运的担心和惋惜转变为对自己的忧惧：寒伦的社会环境仅仅掩盖了恶的真正根源。在安德列耶夫看来，恶就存在于天性之中，尽管天性给自己悲惨至极的造物赋予理智的色彩，但这种理智甚至不足以意识到自己的极限、自己的冷酷和虚无。许多批评家因此写道，“作为一个艺术家，安德列耶夫先生的光明前程上悬着一小片阴霾”，据 Н. К. 米哈伊洛夫斯基观察，小说《谎言》便是这片阴霾，它随后变成了一大团恐怖的乌云。但与第一本集子中的其他小说相比，《谎言》还算正常；而在被柯舍维洛夫和斯别兰斯基（《往昔生活》）、玛斯林尼科夫（《满贯》）、薇拉（《沉默》）这些鲜活的主人公所精确而勇敢地讲出来的那些东西中，已经包含进作者狂放的话语。

主要补充进《墙》、《警报》、《深渊》和《笑》的第二本小说集证明，真正的安德列耶夫已然成形了。对读者们不太理解的《墙》，作者自己解释了一番：“墙，即横亘在通往完美幸福的新生活道路上的一切。它就是如同我们俄国一样几乎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压迫；它是人性以及人性的疾病、动物本能、仇恨、贪婪等等的残缺；它是关乎生存的目的和价值，关乎上帝、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该死的问题。”<sup>②</sup>

墙与深渊的形象成了打开安德列耶夫全部作品的关键：它们的象征意义生动而准确地体现作家世界观的本质。意志力量——即个

① 安德烈·安德列耶夫：《关于 И. 安德列耶夫的回忆》，《红色处女地》，1926年，第9期，第212页。

② 《И. 安德列耶夫致 А. М. 彼塔列娃的书信》，《星星》，1925年，第2期，第258页。



性存在的法则——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摧毁人类道德和社会关系的非人的东西恰恰是由与自身逻辑格格不入的世界法则所构成；死亡的荒谬和神秘高高地耸立在人类天性所建造起的墙壁之上。仁慈、爱和公正——这些貌似自然的基本概念——不具备任何客观基础且轻易便会坍塌。

惟一与世界性灾难相呼应的动物性的原始根源就隐藏在每个人自身，并且正如安德列耶夫所认为的那样，它也并不深刻。作家在引发了报刊上一系列风暴的小说《深渊》和《雾霭中》里揭示，尽管无意识的东西表面遮盖着理智的律令、美的典范、信念和原则，但它却蕴含着无法驯服的恐怖力量。它是栖息着强力和放纵怪物的深渊；它一如荒谬之墙，压迫着脆弱的人类意识——只不过不是从外部，而是来自内部：“这场盲目而可怖的猛攻中有种难以遏制的恐慌——恐慌和可怕的暴力，仿佛整个陌生、神秘、凶残的世界都在无声而疯狂地冲撞着纤薄的门。”（《雾霭中》）

安德列耶夫在小说《思绪》里继续检验这些门的坚固程度。他的主人公凯尔任采夫大夫一面叫嚣着卡拉马佐夫式的“无所不可”，一面以逻辑这件武器（完全没动用神的观念）消除内心深处的“惊恐和颤栗”，甚至还把自己归为来自深渊的巨大怪物。但凯尔任采夫高估了自己的武器威力，他费尽心思才筹划和巧妙完成的罪过（杀死朋友，即拒绝过自己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也以彻底的崩溃收场；装疯卖傻这种行为本身似乎就在完美绝妙地跟凯尔任采夫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昨天听到的一个念头突然背叛了他，演化为一个噩梦般的猜想：“他以为他是在伪装，可 he 实际上就是一个疯子。现在也是个疯子。”凯尔任采夫强大的意志失掉了惟一可靠的思想支撑，黑暗的根源占了上风，既不是对惩罚的恐惧，也不是良心上的谴责，恰恰是这黑暗之源摧毁了那道隔开理智和可怕的无意识深渊的薄门。那种高踞在充满“生与死的永恒恐惧”的“滥人们”之上的优越感其实是场幻梦。

就这样，安德列耶夫的第一个超人妄想狂原来就是那个被作家所揭示的深渊的牺牲品。“……我被抛弃在无边无际的旷野，”凯尔任采夫写道，“……既然我自身只是一个卑微的原子，既然我自身被阴郁沉默的神秘敌人所包围和扼杀，便是不祥的孤独。”





如今，借助书信、日记和回忆录，得以知晓激发安德列耶夫去对如此阴沉玄妙的变态人格进行想象的那些思潮的详细根源。凯尔任采夫的“极度孤独”是作家的个人处境，这种状态从上文提到的那次罗曼史的破裂一直延续到他 1902 年结婚。安德列耶夫努力不触及这个让他过于痛楚的主题——但它无论如何都渗透到作家那一时期的作品当中。塔季扬娜·尼古拉耶夫娜（《思绪》）、“漂亮女人”（《朋友》）以及《笑》和《谎言》的女主人公都反映出独特的遭遇和痛苦。

对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娜·韦利格尔斯卡娅的爱情——他们的相识还是在 1896 年——渐渐从意识中挤走这些几乎折磨死人的形象。1902 年 2 月，安德列耶夫在婚礼前几天送给未婚妻一本自己的小说集。瓦季姆·安德列耶夫在自己关于父亲的书中首次摘引了当时为她所写的题记：

“我的生命是荒原和小酒馆，我孤独，我真的没有朋友。曾有过一些明朗而空旷的时光，就像别人的节日，也有过漆黑恐怖的夜，每天夜里我都在思考生与死，我害怕生，也畏惧死，生与死，我不知道更怕哪一个。世界无比宽广，而我却独自一人——病态的忧伤的心灵、混乱模糊的理智和恶毒而脆弱的意志。

“幽灵也来拜访我。黑色的蛇爬进爬出，它在白墙间摇动着脑袋，吐弄着信子；巨兽的怪诞嘴脸可怕又可笑，它俯向我的床头，一面向我吐出出血一样红艳的硕大嘴唇。却空无一人；他们在酣睡，也不会前来，黑夜凝然不动地笼罩着我。

“于是，因为对生的恐惧，我蜷缩成一团，在黑夜与人群间孤独一人，我也真的没有朋友。我的生命悲伤忧郁，生让我感到恐惧。

“我永远热爱太阳，但它的的光芒对孤独的人却是可怕的，一如深渊之上的灯火。灯越是亮，深渊越显深邃，我的孤独在艳阳下也那么可怖。它无法让我快乐——这个我所深爱的冷酷的太阳。

“我的死亡业已临近了。我知道，我以自己因为回忆而颤栗的整个身体知道，如果不是你的爱情降临，此刻握笔的那只手已在坟墓里了，对你的爱，我期待了那么久，幻想过那么多，那么多，我曾自己绝境般的孤独中如此痛苦地哭泣。



“我的语言无力而贫瘠。我洞晓无数描述凄苦、恐惧和孤独的词汇，但我尚未学会用语言描述伟大的爱和无上的幸福。在那种无比伟大、欢快、充满人性的事物面前，世间的所有话语都变得卑微和苍白，因为你纯洁的爱情在我内心唤醒了饱含渴望和爱意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他灵魂永远向往的另外一个璀璨的世界——难道他现在会死去吗？难道他的监狱之门不会彻底敞开吗？他痛苦不堪、历尽凌辱、被人类和自己所践踏的心灵在这监牢中苦苦挣扎。难道此刻我不是自己的朋友吗？难道我是孤寂一人吗？此前只在灼烧我的那个太阳如今难道没有向我快乐地闪耀吗？”

“我的宝贝啊。你经常目睹我的泪水——爱、感恩和幸福的泪水，苍白僵死的言语能为这泪水补充些什么呢？”

“所有人中间，惟有你了解我的内心，惟有你窥探到它的深处——当人们怀疑，连我也疑虑重重时，你相信我。你心地纯洁，你的灵魂光鲜无瑕，你把生命和信念吹入我的身体，我羞涩而骄傲的小姑娘，当你可爱的手臂轻抚我这个幻想狂的头颅时，我也不再有痛苦。”

“生活在前方，生活是种骇人而神秘的东西。它不知疲倦的恐怖力量或许会粉碎我们和我们的幸福——但即使我在死去的时候，也只会说：我见证过幸福，我见证过人，我曾经活过！”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把我惟一的财富，这本小书，送给你。请收下它，连同其中蕴含的我的苦难和忧伤，接纳我的心吧。没有你，这本书中最美的几个故事就不会诞生——那个来医院看望我<sup>①</sup>并赐予我写作力量的姑娘难道不是你吗？”

“我亲爱的，我全部生命中的惟一！以无尽的爱和敬意亲吻你的小手，就像亲吻新娘和姐妹，我紧紧地握它，就像握一位同志和朋友。”

“你永远的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

“1902年2月4日”

---

<sup>①</sup> “到这个时期，他的神经已经衰弱到不得不在1901年1月25日住进莫斯科大学附属的精神病诊所，并在那里躺了整个二月份。他在住院期间还在写作自己的小说《曾经如此》”——П. H. 安德列耶夫：《关于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回忆》，第194—195页。



……稍晚，在最后一页的结尾，父亲以不那么匀整不那么清晰的笔迹写道：

“在出版我的遗著时，这些话要印在第一卷。1916年11月28日。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sup>①</sup>

#### 四

每一年，甚至伴随着这位作家的每一部新作品，他与当时存在的所有文学潮流的隔绝和孤立都变得愈加明显，愈加具有挑衅色彩。他继续在“星期三”聚会上朗读自己的小说，同时对“知识社同仁”的所有批评意见表现出的不仅包括纯朴的宽容，还有由衷的尊重。但这些朗读本身却引发了安德列耶夫同蒲宁、魏列萨耶夫、高尔基等人坚定的传统主义风格的逐渐分裂。“为什么安德列耶夫加入的是‘星期三’，而不是当时刚刚兴起的象征主义者（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等等）小组。对我来说这是个谜，”B. 魏列萨耶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安德列耶夫跟文学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特别是高尔基，保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安德列耶夫身上莫斯科式的消极性格，这种消极让他接受已然规律的生活。”<sup>②</sup>

必须承认，魏列萨耶夫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也仅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妨碍安德列耶夫接近象征主义者的绝不是“莫斯科式的消极性格”，他不过跟他们没什么相干而已。“不管我的眼光和魏列萨耶夫以及其他人的眼光有多大分歧，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基点，拒绝这个共同基点，就意味着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必须树上十字架。这便是——人的天国应该建立在尘世之上。为此，我们反对投奔上帝的召唤，”<sup>③</sup> 安德列耶夫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信条。

与此同时，作家开始愈加分明地感受到周围的荒凉。“我是谁？”他稍晚些时追问道，“对于出身高贵的颓废派，我是个可鄙的

① 瓦季姆·安德列耶夫：《童年》，第156—159页。

② B. B. 魏列萨耶夫：《四卷本文集》，第三卷，莫斯科，1985年，第386页。

③ 《文学资料汇编》，第五版，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第106页。